

艺苑 笔谈

# 把古老的歌谣唱下去

## ——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典藏计划在京启动

本报记者 张丽

1月25日，由国家图书馆、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的“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典藏计划启动仪式暨云南省试点工作成果展演展示活动”在国家图书馆举行。活动现场展示了该计划在云南省开展试点工作的成果，反映了该计划的意义价值和工作方法，展现了云南省景颇族、布朗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德昂族、独龙族和基诺族8个

人口较少民族的独特魅力。人口较少民族指我国总人口在30万人以下的28个民族，他们是中华民族文化“百花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人口较少民族普遍没有本民族传统文字，其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主要以口头传统形式作为载体进行存续，存在文化传播能力弱、口头传统流失快、产业基础薄弱等问题，在文化传承上面临困境。因此，国家图书馆于2018年启动了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典藏计划。该项工作主要围绕28个人口较少民族开展口述史、民间文学、民歌、民间知识等口头传统的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对这些口头传统进行影音记录和典藏，并向社会提供服务。目前，工作组已在云南省开展了试点工作，对工作内容和

方法进行了探索和实践，为该项工作的全面开展提供了样例和参考。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陈樱表示，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典藏计划将充分发挥图书馆存续文脉的职责，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主线，保存好记录好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记忆，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积极贡献。

“人口较少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我们有责任保护好、保存好这笔无价的文化财富，并把它们传播转化，去讲好更多的中国故事，唱响更多的中国声音。”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典藏计划艺术总监雷佳讲述道，在工作开展过程中，她见到了一位位可爱的民族同胞，听到了一首首动听的民歌，遇



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当时就想一定要把这些口头传统让更多人听到。“这些口述传统有着丰富的讲述方式，包括大量的神话、史诗、传说，也形成了许多动听的山歌、小调、童谣，其中既包含每个民族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包含着人们对宇宙自然的认识和生产生活的知识与技能，也包含着中华各民族共同发展并前行的集体记忆。”雷佳说，“中华民族要在记忆中抱紧、要在生命中团聚，我们有责任把古老的歌谣唱下去，把祖先的记忆传下去，把我们的故事讲下去。”

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典藏计划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巴莫曲布嫫认为，口头传统是口耳相传的典藏。推动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典藏计划，为口头传统证明自身所应有的对国家文化建设、对中国文学版图乃至对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与重要地位，提供了一个绝佳平台。将云南试点项目所逐步摸索的一整套工作模型推广开来，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也有助于见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比如，德昂族是最早种植茶叶的民族之一，以茶叶为图腾崇拜，其创世神话史诗《达古达楞格莱标》中就描述了德昂族种茶、

护茶、品茶的历史文化，表达了德昂族人对茶的深厚感情。巴莫曲布嫫认为，这种把茶叶拟人化的叙事，讲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也为今天强调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参考。

活动现场展示了基诺族竹筒乐奇科、德昂族史诗《达古达楞格莱标》、独龙族舞蹈歌《过年调》、布朗族弹唱、普米族叙事歌《熊巴佳佳》、阿昌族民歌、怒族叙事歌《创世记》、景颇族史诗《日瑙斋瓦》等节目，呈现出了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涌动着中华民族美美与共的活力。作为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典藏计划的发起人之一，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普米族歌唱家茸芭莘那说，她从小唱着老人教的歌，一路走出农家大峡谷、走出大山，成为一名专业歌手的。在此过程中，她深刻意识到自身最闪光的部分永远是传统的民族元素。特别是在文旅融合的今天，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资源优势，因为它的独特性让大家充满好奇，她希望有更多人去了解、走近这些文化。“只有把我们28个人口较少民族的口头传统抢救下来、保存下来，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在未来才能更好地在生命中团聚。”茸芭莘那表示。

评序 专栏

# 新时代西藏爱与美的赞歌

全国政协委员 吴义勤



《西藏妈妈》

温度、人性温度、情感浓度和地域特色的优秀作品。作为一部反映西藏地区慈善公益事业的主旋律作品，《西藏妈妈》不满足于对制度建设和社会实践形态的呈现，而是倾情发掘其中蕴含的人性之美和精神之光，通过饱含深情的抒情性笔致，细腻书写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成长背景的爱人妈妈从四面八方汇聚起来的感人故事。她们克服重重困难，成为孩子们的守护者，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西藏妈妈。可以说，这是一部充分展现女性精神之美的作品，也是一部具有浓郁大爱力量的作品。

女性是《西藏妈妈》闪闪发光的文学主体。长期以来，中国文学中关于民族地区女性的书写并不充分，女性形象大多偏简单化和扁平化的，因为文化差异以及民族风俗的不同，少数民族女性在文学作品中往往缺乏充分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自主性，更多是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而存在。而在《西藏妈妈》中，作家将女性放置于叙述的中心位置，女性作为叙事的主体得到了充分的呈现。作家深入挖掘女主人公们的生命故事和精神追求，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在结构上，作品分为十卷，其中，有四卷专门讲述西藏妈妈们各自的生命故事，这也由此可见女性在这部作品中的分量和重量。“未生娘”“阿佳”“玛给”三卷分别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来自西藏各地的爱心妈妈们的故事。比如，为了给患癌的4岁孤儿罗松卓嘎治病，未生娘门拉勇敢地只身走出西藏，到成都华西医院去，成功地为罗松卓嘎完成了手术，并在土登卓嘎和米玛两位爱心妈妈的接力守护下，顺利康复。她们的爱心接力，是西藏妈妈们勇于牺牲奉献和无私大爱精神的典型缩影。西藏妈妈们并非全部来自于西藏地区，也有跨越民族差异而来的“汉家女”，他们从祖国各地来到西藏，成为爱心妈妈的一员，共同守护这群失去父母庇护的孤儿。比如来自东北的周雪，主动远赴西藏，并冲破层层障碍，与藏地青年噶顿结为了夫妻，成为西藏这片土地上的一员。人性之爱超

越地域、超越民族、超越文化，来自不同地域的西藏妈妈们共同谱写了一曲爱的赞歌。因此，在《西藏妈妈》中，女性被塑造成了血肉丰满的有着巨大精神感召力和情感感染力的存在，成为慈善公益舞台的主角。她们以自己的奉献和付出守护了西藏地区成百上千的少年孤儿，也守护了西藏这片神奇土地的未来。

《西藏妈妈》是一部人性的大美之书，也是一部民族的大爱之书，对爱的书写与呈现构成了作品最重要的情感基调。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孤儿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它关乎社会的稳定，也关乎民族的未来。在西藏这样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更具难度。通过这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从地方政府到民间各方，都对孤儿群体充满关爱之心，合力编织了一张大爱之网，为孤儿群体搭建了特殊的成长之家，为解决这一重要社会问题提供了与众不同的西藏方案。从代表政府力量的布措局长，到来自民间的数量众多的爱心妈妈，大家都在竭尽所能地奉献爱、传递爱，用爱心给予这片土地以温暖，用爱心照亮雪山大地。更令人欣慰的是，作品同时呈现了爱的传承与接力，一个个少年在西藏妈妈们的呵护下成长成才，他们也在传承和回馈这份爱心，很多人在学有所成后又回到这片土地工作，完成了爱的接力与传承，让更多的爱浸润这片土地。

《西藏妈妈》也是一部呈现新时代西藏新风貌的时代之书。以儿童福利院为中心展开的采访，使作家的足迹遍布了西藏地区的许多角落。跟随作家的叙述视角，新时代西藏的文化风情、民俗风貌以及生活变化也如一幅幅画卷徐徐展开。在许多章节的开头，作家都以对西藏不同地区人文风景的描述开头，西藏的自然地理融化在一个个故事里，这让每个故事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坐标，而充满抒情性的语言中更是洋溢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和热爱。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孤儿们各自的家庭都遭遇了不同的困难，但新时代的西藏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落后的状况，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等社会各个层面都展现出新的时代容颜，西藏地区的人民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巨变。某种意义上，这也使得《西藏妈妈》成为一部从独特视角为新时代西藏赋形立传的作品，在作家深情的笔墨里，在爱的合唱中，新时代西藏正在大步向前。

总之，报告文学是一种行走的文学，求真的文学，也是作者一直身体力行、认真践行的文学理念。《西藏妈妈》就是贯彻践行这种理念的又一部优秀作品。作家深入生活的大量采访和考察，作为作品积累了丰富的细节和具有典型性的故事和人物，在作家用功、用心、用情的讲述与塑造，抒写新时代西藏的大爱与大美、展现新时代西藏的崭新形象方面呈现了全新的审美品质。

艺界 有声

1月12日，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中国国家画院山水画所承办，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中国美术报》社协办的“山水画创作的时代精神与语言革新”学术研讨会暨提名展在中国国家画院明德楼国厅堂开幕。

中国国家画院党委书记燕东升在开幕式上表示，山水画是一个具有多重文化内涵的概念，它是中国人对万物之美的观照，彰显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承载了仁智之乐、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新时代以来，山水画创作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世界文明精华、反映当代时代精神、创造多元艺术语言等方面深度演进。本次活动将体现中国国家画院“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学术理念，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在确保正确政治方向的前提下，注重学术研讨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启发性。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徐进介绍，学术研讨会暨提名展旨在将理论与创作更加紧密地结合，避免空泛的讨论，从当下山水画创作的现实出发，选取一部分有代表性的艺术家，重点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山水画创作的总体面貌，探讨山水画创作的总体方向。龙瑞、赵卫、卢禹舜等15位当代山水画家参展，范迪安、王镛、张晓凌、尚辉等20余位当代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参加研讨会。

### 体现艺术的人民性时代性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尚辉表示，20世纪以来，中国山水画发生的演变，是不得不关注、不得不进行理性思考和概括的重要课题。美术界近年对“人民性”与主题性创作的多次讨论，对当代美术理论建设发挥重要作用，此次展览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美术的生动实践和理论探讨。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何加林认为，山水画自唐以后逐渐发展成熟，但过去那种“平畴十里桃花暗、隔岸三重草屋明”的田园山水已难再寻觅，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高楼、穿梭的马路和熙攘的人群。如何用手中的画笔，去捕捉时代的气象、反映当下的生活，已成为我们这一代山水画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副司长何亚文表示，聚焦新时代山水画创作，以展览和研讨等方式进行总结梳理探讨，回应了时代需求人民需求，对于当代推动山水画创作的繁荣发展，努力构建新时代美术理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新的意义。当

书苑 随笔

代美学家要把握时代坐标，扎根中华文化沃土，积极构建新时代中国美学特点，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美术理论研究和评论工作繁荣发展。

### 让传统成为中国画的学术支撑

中国美协主席范迪安对此次学术会议的主题给予肯定。他认为，围绕新时代中国画发展所面对的共性课题进行讨论，一方面溯源寻流，梳理中国画的传统经验，打开通往中国画更多的视角和视线，使优秀的中国画传统成为当代中国画创作的学术支撑，赓续历史文脉；另一方面直面当下中国画创作的新趋势、新特点和新机遇、新挑战。这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征程中坚定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推动中国画发展的举措实践。关于当代山水画创作，范迪安主张一要坚持江山情怀，二要体现生态意识，三要坚持理法创新。

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王镛认为，强调个性与简化形式是东西方现代艺术的共同特征，但中国不仅强调个性，还特别强调个性和民族性的统一，例如齐白石所主张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意象表现才更符合中国传统的艺术特色和审美习惯。具体到中国画，他认为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主要体现在创造个性化的笔墨语言和创造单纯化的山水意象，既要继承传统的笔墨韵味又具有现代的技法理念。

### 打造具有现代意识的创作主体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张晓凌认为，如果没有现代性的主题，不可能有现代性的社会，也不可能现代性的艺术，所以中国山水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打造或者说塑造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主体。山水画正处于转型的历史惯性之中，如何更好地建构当代山水精神与形态，对于当代艺术家是一个巨大考题。他建议当代艺术家：一要返回中国山水的原点，重新理解中国山水画的起点大法；二要在大时代生活中寻找新的表现领域，带动新笔墨体系的创建；三要以跨文化的姿态广收博取，塑造中西兼容的当代山水话语体系。

北京大学教授丁宁反对山水创作理论中的唯技巧论，他认为，真正的好作品要能够把人生境界和笔墨技巧融为一体。“尽管传统上无论中外都认为有所谓的画如其人，但技巧与主体人生高度的联系并非一强辄就有成效，因为那种过非人的人生经历和观念的人，未必一定有可能成为得心应手的驾驭绘画技巧的人，正如把技巧掌握到无比熟练的人也未必一定能修炼到至人的高度一样。只有两者的

恰机遇会，才有成全和遇见的契机。”丁宁表示。

“中国画现代性所聚焦的创作理念是什么？”尚辉还对于中国画过多重视“视觉化”的现象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当代艺术家在体现现代性的同时，有必要向传统哲学的审美趣味溯源，让作品呈现出更多的“灵性”“雅”等高贵的具有中国特点的审美品格。重温山水画本源及审美品格，才能更好地找准中国画的创作方位，展示时代价值。



艺界有声

# 问道东昌湖

田庆丰

我的家乡曾经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位于冀南平原，没有山，没有河，也没有矿产。除了星罗棋布的村庄，就是广阔平坦的黄土地。黄土地看多了，我以为中国北方都是这样：冬初黄土连天，春末狂沙弥漫。可是在孔繁森纪念馆前，面对只有几步之遥的东昌湖，我才发现自己以前的想法是一个无知的偏见。东昌湖垂柳依依、碧波荡漾，有万种风情。一碧万顷的水面上扁舟几叶，如在画中，简直就是我梦里的江南美景。回头望望孔繁森纪念馆，庄严肃穆、气势辉煌。此时我忽然有了这样的想法，如果孔繁森还在，如果这里是他的家，归隐于此，岂不是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如果再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他不会选择离开西藏回家，泛舟东昌湖上？

孔繁森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他1979年7月赴西藏时作了一幅对联：“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刚到西藏，他又写下“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

血洒高原”，没想到一语成谶，他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誓言。1988年他第二次赴藏，1992年底二次调藏期满后，继续留在西藏工作，任阿里地委书记，1994年以身殉职。他去世的时候，留下的两件遗物，一是8元6角钱；一是他去世前4天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

阿里平均海拔4500米，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面积相当于2个山东省，而人口仅有6万，地广人稀，常年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自然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我在想，对于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来说，到高原连呼吸都困难，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孔繁森两次进藏，是什么力量在支撑他一生不染两袖清风、二离桑梓独恋雪域？

我想他肯定有自己的道理。山东是孔孟之乡，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深远。孔繁森精神是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的硕果。如果再有选择的机会，是归隐江湖还是陈力就列？从表面上来看，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是可以选择归隐的，比如陶渊明等，但真的是两者皆可吗？

孔子四处奔波去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四处碰壁，一次他让子路去打听渡口，遇到两个隐士，隐士对子路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但孔子却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进与退的现实虽然存在，但我们文化传统的主流却是孔子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担当精神。所谓的进是进，所谓的退在很多时候也是进。历史上，许多归

隐的人并没有放弃家国情怀和天下使命，只是“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而已。

其实，在我们优秀的主流传统文化中没有真正归隐的选项。“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而且在危难时刻能够屡屡转危为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多少优秀儿女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多少优秀儿女报国不惜身。我想，即使再给孔繁森一次选择的机会，他肯定还会选择以身许国、留在西藏。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孔繁森精神既是民族传统文化化出的果，更是共产主义道德滋养的结晶。

这就是孔繁森坚守雪域高原的道路——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仰。每当翻开党章重读一些句子，都能感到这种理想的美丽、纯洁和神圣。这种理想的美正如张承志所说：“甚至我总是从中捕捉到了古代中国的烈士之风。那种布衣之士的、那种弱冠就死的痕迹，从少年时代就留在心里，不肯磨灭。百余年来，除此我们还有什么遗产。愈是在他们合唱最热烈之际，我愈是沉湎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美感。”

孔繁森是火炬，是灯塔，清晰地照亮一条连着传统又通向未来的大道。那是祖辈筚路蓝缕开辟的，从井冈山到延安、又从西柏坡到北京的寄托着老百姓无限希望的康庄大道。



书苑随笔